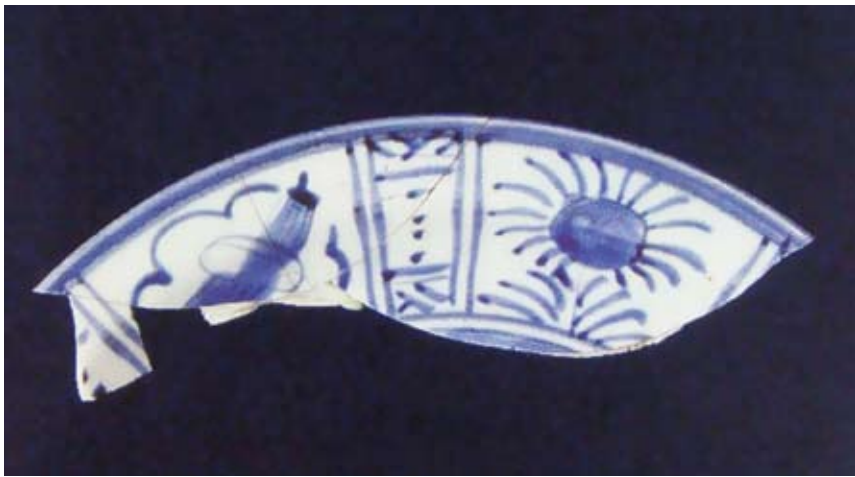


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

謝明良

二〇〇六年秋，筆者受邀赴澎湖參加由縣文化局主辦的研習營，任務是向當地民眾



圖一 臺南社內遺址出土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瓷（十七世紀）

介紹臺灣出土的貿易陶瓷。研

習營結束之後在文化局的安排下，參觀了局庫房的陶瓷收藏。庫房陶瓷主要以清代以來

本地居民日常使用的各式壺、罐、甕等容器為大宗，同時包括部分海撈文物，以及受當時「縣立文化中心」委託，

一九八〇年代陳信雄博士於澎湖所採集得到的標本。由陳博士所採集的標本均屬殘片，其數量至少有數百件，雖然文化局方面並無與之相關的檔案資料，但從不少標本胎釉明顯可見經水浸泡沖刷痕跡，可知其主要是海岸水邊的遺留。另外，就標本的年代和產地而言，無疑是以中國福建省的產品居多，其年代有的可以上溯宋代，晚迄清代、民國時期。有趣的是，在這批採集自澎湖的標本當中，卻屬有幾件日本九州肥前地區燒造於十七世紀的青花瓷器，是前所未知的新

資料，茲介紹如下。

臺灣考古遺址出土的日本肥前陶瓷

經正式發表的臺灣出土有日本肥前陶瓷的考古遺址計三處，其分別是：（一）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臧振華等，一九九三；謝明良，二〇〇五）；（二）臺南安平熱蘭遮城遺址（謝明良，二〇〇五；王淑津等，二〇〇七）；（三）臺南縣新市鄉社內遺址（李匡憐，二〇〇四）以及臺南市南安路地下街工地（野上正紀等，二〇〇五）。除了南市南安路工地肥前青花瓷係地表採集，經正式發掘的三處考古遺址當中，熱蘭遮城遺址另伴出有所謂二彩唐津坭器，其餘所見之肥前陶瓷均屬青花瓷器。其中，左營舊城聚落和社內遺址出土的「宣明」款青花碗來自肥前地區有田長吉谷等窯場，其相對年代約於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謝明良，

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



圖二b 同右 背面

圖二a 澎湖採集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瓷
(十七世紀)



圖三 肥前長吉谷窯出土青花瓷線繪圖(十七世紀)

二〇〇五)；而社內遺址出土的內底心繪飾鯉魚躍龍門，即日本所謂荒磯紋青花碗於肥前地區雖量產於一六五〇—一六八〇年代，但社內標本之紋飾已呈簡化，故推測有較大可能是有田周邊諸窯燒製於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代的產品(野上正紀等，二〇〇五)。除了上述既見於日本國內消費遺跡同時出現在東南亞考古遺跡的一般型青花瓷之

外，社內遺址則出土了一件主要是輸往東南亞、歐洲，甚至西亞的卡拉克型、亦即日本所謂「芙蓉手」青花瓷盤(圖一)。與後者類似的標本曾見於肥前猿川窯、稗古窯場等內山諸窯和外尾山窯，其相對年代亦約在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野上正紀等，二〇〇五)。陳博士所採集現藏澎湖縣文化局的四件肥前青花瓷標本，即是屬於這

種典型的外銷用卡拉克類型。

澎湖採集標本的外觀

澎湖縣立文化局所藏四件日產卡拉克型青花瓷標本分別屬於不同的個體，但均為大盤殘片。

標本一(圖二)，為盤底和壁殘件。內底和壁交接處以二道弦紋區隔，內底繪花葉紋，壁僅存區隔盤壁花卉等開光裝飾的隔間下方部位，係以雙鉤填彩形成兩側邊欄，下方近盤底弦紋塗飾橫格，上有橫欄，再上為兩條下方不齊平的瓔珞垂蘇。除了圈足著地處之外，整體施釉，外壁足牆上方飾弦紋二周，外底近圈足部位另飾一道弦紋。外壁施釉不均勻，有漏釉痕跡。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於雙鉤填彩的邊欄當中飾兩條垂蘇的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盤，見於肥前長吉谷窯出土品(圖三)，其相對年代約為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二〇〇〇)。

標本二(圖四)，亦為盤



圖六 澎湖採集日本卡拉克青花瓷（十七世紀）



圖四b 同右 背面



圖四a 澎湖採集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瓷

底和壁殘片。內底和壁交接處飾弦紋一周，以下再繪二道弦紋。內底飾葉片、松葉，和以兩個寬幅不同的半弧所組成的不知名物。盤壁隔間兩側邊欄下方塗橫格，上有雙鉤填彩橫欄和橫線，再上則為三條瓔珞垂飾。隔間兩側明顯可見開光



圖五 肥前窯出土卡拉克型青花瓷線繪圖（十七世紀）

邊框，其中一開光中飾花卉圖形。除圈足著地處之外整體施釉。外壁飾連枝花卉，下方弦紋一周，盤壁下方和圈足交接處另飾弦紋二周。其瓔珞部位垂蘇樣式見於肥前猿川窯、山邊田二號窯等窯址出土標本，即大橋康二所區分的C—1類（圖五）（大橋康二，一九九五），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後半。（註二）

標本三（圖六）為盤壁開光部位。係以雙鉤填彩繪飾邊框，再於框內飾花卉。開光下方和盤內底青料塗飾之間亦以弦紋區隔，外壁無紋飾。從現存標本看來，其雙鉤填彩的開光邊廓造型呈上寬下窄的倒梯形，開光內飾連枝花卉，整體作風與大橋康二C—1（同圖五）近似（大橋康二，一九九五），推測應係十七世紀後半期製品。

標本四（圖七）為盤壁至圈足部位殘片。內底和盤壁交接處飾弦紋一周，底心飾花卉。盤壁隔間和開光僅存下部邊框，下有弦紋二周。除圈足

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



圖七b 同右 背面

圖七a 澎湖採集日本卡拉克青花瓷（十七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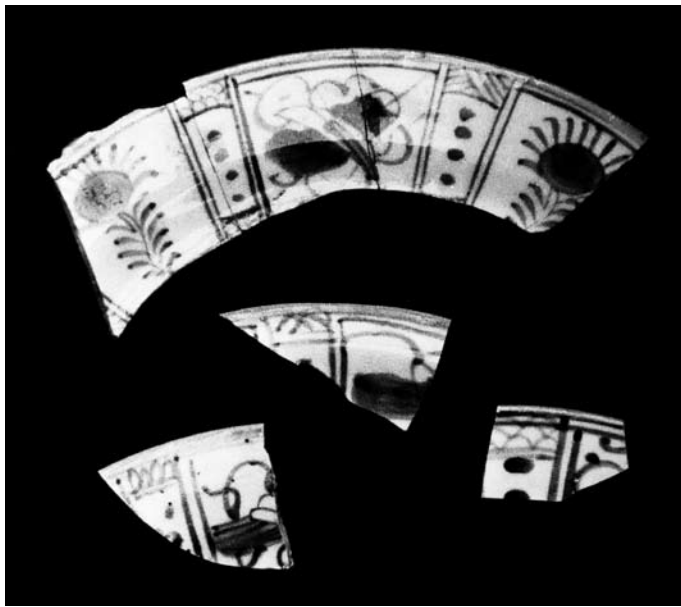
圖八 肥前瓷窯出土卡拉克型青花瓷（十七世紀）

著地處之外，整體施釉。從殘存的開光邊角推測作品開光亦屬倒梯形雙鉤填彩，其次，瓔珞部位雙欄之間下方塗抹淡色青料部位較大，與肥前一六六〇—一六九〇年代作品有近似

澎湖發現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的意義

之處（圖八）（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二〇〇〇），推測其相對年代亦約相當於這一時期。

經由標本的外觀特徵，可以確認上述四件採集自澎湖海邊的肥前青花瓷的年代約在一六六〇—一六九〇年之間。就目前的資料看來，一六四一年廢棄的平戶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遺址雖出土有中國景德鎮產的卡拉克瓷，卻未見日本肥前卡拉克類型青花瓷，這說明了此時肥前地區瓷窯可能尚未燒製卡拉克型外銷青花瓷，至少並未經由荷蘭人之手外銷（Jan M. Barlt (河島綾乃譯)，二〇〇〇）。不過，從一九九三年發現的沉沒於一六五九年之荷蘭東印度公司 *Avondster Wreck* 所裝載陶瓷，可知肥前卡拉克類型青花瓷於一六五〇年代後期業已生產並予外銷（野上正紀，二〇〇六）。上述考古發掘資料也反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所載一六四〇年代景德鎮因明清鼎革受戰火波及，造成中國「燒瓷匠人多有死者」、「瓷器產地遭戰火波及，幾乎沒有任何精良瓷器裝運上船」（T. Volker (前田正明譯)，



圖十 墨西哥市出土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瓷（十七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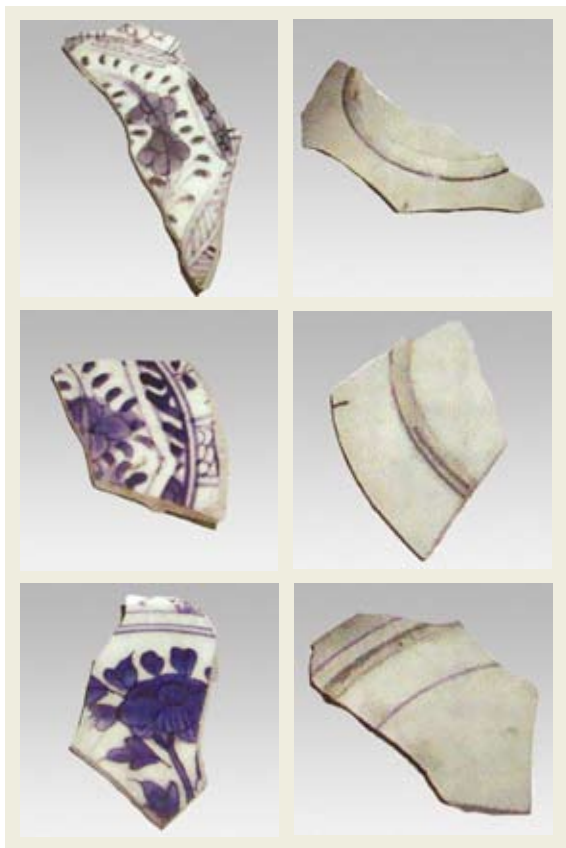
圖九 印尼萬丹Tirtayasa遺址出土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瓷

一九八〇），致使荷方不得不放棄景德鎮陶瓷製品，轉而向日本肥前瓷窯訂購瓷器輸往歐洲等地（謝明良，二〇〇五）。

就考古資料所見肥前卡拉克類型青花瓷的國外出土地而言，除了荷蘭阿姆斯特丹市或做為荷蘭經營亞洲據點的印尼巴達維亞等地遺址之外，於非洲好望角或中南美洲瓜地馬拉、墨西哥甚至中近東土耳其都曾出土。除了印尼巴達維亞、萬丹（圖九）（坂井隆，一九九八；上智大學アジア研究所等，二〇〇〇）等遺址之外，出土有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的亞洲遺址包括了臺灣、菲律賓和中國澳門。其中，菲律賓諸島早在十六世紀前半已被西班牙人佔領做為其在亞洲的經略據點，以墨西哥的白銀等換取亞洲包括生絲、香料等在內的各種物資牟取暴利，亦即利用其所擁有的三桅帆船（Calleon），將聚集在菲律賓賓馬尼拉（Manila）的亞洲各國物產運往中南美洲，這也

就是大航海時代著名的Manila Calleon貿易（關俊彥，一九八三）。

雖然墨西哥出土有中國明代晚期至清代陶瓷一事早已為學界所熟知（三上次男，一九七四），墨西哥遺址所見中國陶瓷乃是經由Manila Calleon貿易所攜入之推測基本上也已成爲學界的共識（關俊彥，一九八三）。問題是，墨西哥出土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一事，雖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已經確定（圖十）（三杉隆敏，一九七四），但馬尼拉亦出土肥前瓷器則要晚至二〇〇五年才由野上正紀、田中和彥和洪曉純等人所證實。野上正紀等同時觀察到馬尼拉出土的肥前瓷器之年代除了一六五〇—一六七〇年代的早期作品之外，所見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多屬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代製品（圖十一）（野上正紀等，二〇〇五）。眾所周知，清廷為孤立鄭成功海上勢力，分別在一六五六年、一六六一年施行海禁令和遷界令，嚴禁中國沿海住民與鄭氏貿易往



圖十一 馬尼拉出土日本卡拉克型青花瓷（十七世紀）

來，並且直到一六八一年鄭經降清才發布展海令，鼓勵沿岸居民出海進行貿易活動。基於上述歷史背景，野上遂推測馬尼拉所見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代肥前陶瓷若非是鄭氏據臺期間由日本長崎經中國廈門、安海所攜入，即是自長崎經臺灣臺南所運達（野上正紀，二〇〇五）。

應予一提的是，依據近年方真真針對西班牙文書的梳理，可知臺灣大員（今安平）至馬尼拉商船始見於一六六四年，自該年至一六八四年這二十年間由臺灣至馬尼拉的船數計五十一艘。其中一六六六年四月二日由日本經臺灣運抵馬尼拉的貨物清單中記載有「日本盤子」（方真真，二〇〇三），野上以為所謂「日本盤子」可能即肥前卡拉克型青花大盤（野上正紀，二〇〇五），我不排除該一看

法。問題是位於臺灣本島和日本長崎之間的澎湖群島於當時是否曾扮演貿易中繼角色？因缺乏文獻記載，至今不明。就此而言，澎湖所採集的十七世紀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它說明了往返於臺灣本島和日本長崎之間的商船似乎往往停泊澎湖，而後由澎湖北上長崎，或自澎湖南下安平。

事實上，除了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陶瓷之外，過去於澎湖亦曾採集得到十四至十五世紀越南青瓷（謝明良，二〇〇七），上述遺留在澎湖的陶瓷標本可說是彌補了臺日之間貿易路線的缺環，值得今後予以留意。另外，可以附帶一提的是，距臺灣本島南端鵝鑾鼻東方海面七十餘公里的蘭嶼（Orchid Island）亦曾發現日本肥前青花瓷，如揭載於臺灣民間學者徐瀛洲《蘭嶼之美》的青花小罐（圖十二），即為一例（徐瀛

州，一九九九）。類似的作品於日本岡山縣百間川當麻遺址亦曾出土（圖十三）（佐賀縣立九州陶磁博物館，一九九四）。



圖十二 蘭嶼採集日本肥前青花油壺（十八世紀）



圖十三 日本岡山縣百間川當麻遺址出土肥前青花油壺

館，一九八四），後者年代約於一七〇〇—一七八〇年之間。一般以為其是裝盛梳髮用水油的油壺，亦即幕末《守貞漫稿》所載「古時以水油梳髮」的髮油（大橋康二，二〇〇二）。不過，蘭嶼發現的十八世紀日本肥前國內型青花油壺之傳入途徑已不得而知，遑論雅美族人是否亦曾經利用壺中髮油？此外，近年米澤容一曾報導蘭嶼曾出土肥前燒小瓷罐（米澤容一，二〇〇六）。可惜未揭載圖版，所以無法判明其是否即徐氏上引書所披露的肥前青花油壺？還是另有所指？此有待日後查證。

餘論

眾所周知，有關卡拉克瓷的語源眾說紛紜，除了指稱陶瓷器「龜裂」、瓷釉「開片」等之外，還有認為「卡拉克」是來自荷蘭語「Kraken」或意謂「大船」。一般的說法則是，荷蘭人在一六〇三年

掠奪一艘名為「卡特琳那」號（Catharina）的葡萄牙商船，船載自澳門的包括瓷器在內的戰利品在被運回阿姆斯特丹以高價拍賣之後，引起轟動，「中國瓷器大帆船」（Krakborslein）一名亦不逕而走（T. Volker（前田正明譯），一九九九；張天澤（桃楠等譯），一九八八），而船載的包括以邊欄間隔開光的明代萬曆時期陶瓷遂被稱為卡拉克瓷器（Krak Procelain）。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景德鎮卡拉克型青花瓷主要燒造於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中期，菲律賓海域一六〇〇年沉沒的西班牙旗艦San Diego Wreck（Jean-Paul Desroches, 1996），或相對年代約於一六四〇年代的Hatcher Junk（Sheaf and Kiburn, 1988）打撈上岸的同類作品可為其例。相對的，日本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則始燒於一六五〇年代，流行於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代，其是因中國戰亂致使荷蘭人轉

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



圖十五 中國景德鎮卡拉克型青花瓷 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朱翊鈞墓出土



圖十六 義大利馬約利卡錫釉陶（十六世紀）



圖十四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澎湖馬公風櫃尾採集青花標本（十七世紀） 廖佐惠攝

而向日本訂製瓷器以因應歐洲所需一事已如前所述。一六六〇—一六八〇年代正值鄭氏集團據臺時期（一六六一—一六八三），此時福建漳州瓷窯亦燒製卡拉克型青花瓷大量輸往日本和東南亞等地，臺灣外島澎湖風櫃尾由荷蘭人於一六二二年構築的城堡遺址則共伴出土了景德鎮和漳州窯場的卡拉克型青花瓷器（圖十四）（《聯合報》，一九九九；盧

泰康，二〇〇一）。從京都公家宅邸廢棄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水井出土有十七世紀前半景德鎮製卡拉克型青花折沿帽式大鉢（Kapnussen）等標本看來（能芝勉，二〇〇七），胎、釉和青花發色相對精良，同時又繪飾有主要是銷往歐洲的嶄新紋樣佈局和器式的此類製品確實博得當時日本貴族階層的喜愛。

另一方面，始燒製於十六世紀末期的景德鎮卡拉克瓷之圖樣裝飾佈局，特別是於盤內壁飾開光，開光之間以邊欄相間隔的裝飾意念其實是接受歐洲人的訂製（圖十五），而其原型則來自歐洲荷蘭等地窯場所生產的所謂馬約利卡（Majolica）錫釉陶（圖十六）。話雖如此，當歐洲人目睹薄胎而略具透明度，採用潔白瓷土於高溫下燒成的景德鎮卡拉克瓷時仍然深受吸引，以致於荷蘭、英國、德國甚至西班牙和伊朗等地十七至十八世紀瓷窯，都曾模仿此一原型



圖十七 荷蘭靜物畫 1660 Jan van de Veldell

本來就出自馬約利卡陶器的中國或日本製卡拉克型陶瓷。從十七世紀歐洲荷蘭等地靜物畫作當中同時見有中國景德鎮和日本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等情形看來（圖十七），歐洲一般消費者恐怕並無能力或者說根本無意去鑑別中日兩國製品的確實產地，無疑只是將之理解為遙遠東方所輸入之帶有異國情趣的手工藝品。另一方



圖十八 伊朗白地藍彩兔紋鉢（十三—十四世紀）

面，所謂馬約利卡陶器之語源係因西班牙於十五世紀所燒造之伊斯蘭風錫釉陶（Hispano-Moresque Ware）往往經由馬約利卡港輸入義大利而得名，其作品並影響到十五至十六世紀義大利及尼德蘭（the Netherlands）等地區錫釉陶器的生產，馬約利卡也因此成為義大利、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等地所生產之錫釉陶器的



圖十九 伊斯蘭三彩鉛釉陶（九—十世紀）

總稱。值得一提的是，做為馬約利卡陶器前身的西班牙製伊斯蘭風錫釉陶則又是受到伊朗西部Sultanabad等地於十三至十四世紀所燒造之Lajvardina陶器的影響（圖十八）（愛知縣陶磁資料館，二〇〇七）。於碗盤內壁施以間隔邊框而後進行彩飾的類似作例還見於九至十世紀所謂伊斯蘭三彩鉛釉陶（圖十九）（三上文男編，一九八六）。從菲律賓賓呂



圖二十 埃及三彩鉛釉陶 菲律賓呂宋島南部Batangaus出土（十世紀）



圖二一 唐三彩鉛釉陶 中國陝西省永泰公主墓（706）出土

宋島南部Batangaus曾出土十世紀的埃及三彩鉛釉陶（Fayum Pottery）看來（圖二十）（三上次男，一九八四），伊斯蘭三彩陶還曾做為裝盛什物的容器輸入東亞。就目前所見中國陶瓷紀年資料而言，具有類似裝飾作風的作品至遲在陝西神龜二年（七〇六）永泰公主及其駙馬武延基墓所出三彩敞口碗已可見到（圖二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州等），一九六四），問題是後者

之器式特徵和一九七〇年代同省碑林區何家村窖藏出土之銀碗一致（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委會寫作小組，一九七二），可知永泰公主墓三彩碗和金銀器的親緣關係，而與唐代金銀器樣式淵源深厚的七世紀薩珊波斯金銀器亦見類似的開光佈局（圖二二）（Annic Gunter and Paul Jeff, 1992）。這樣看來，日中兩國卡拉克型陶瓷樣式雖來自歐洲的馬約利卡錫釉陶，但後者的風格來源卻可上溯八

至九世紀的三彩鉛釉陶，甚至時代更早的薩珊王朝金銀器皿，中國宋代以來常見於盤、碗內壁施加隔間的做法（圖二三）（謝明良，一九八七），可能亦來自同樣的裝飾意念。
在廣義的大航海時代，日本和中國的卡拉克型陶瓷經常是經由臺灣轉運至巴達維亞等地，而後再輸往歐洲。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書還記載荷蘭人於一六三五年於臺灣製作木製



圖二二 薩珊王朝銀鑲金碗（七世紀）



圖二三 宋代定窯白瓷碗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樣本提供中國瓷窯燒造符合歐洲人口味的各類陶瓷（F. Volpe（前田正明譯），一九八〇）。就卡拉克型陶瓷的流行時代而言，不排除於臺灣生產的木製樣本當中可能就包括了卡拉克型製品在內。無論如何，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都表明日本肥前陶瓷的輸出往往經由臺南大員（安平）再轉赴東南亞巴達維亞或馬尼拉等地。從澎湖採集得到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七世紀後半的肥前卡拉克型青花瓷看來，其時臺

灣和日本之間的交通還曾停泊澎湖，此為具體復原當時亞洲、歐洲和美洲新大陸間的陶瓷貿易航路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附記〉

本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何寄澎教授，因為二〇〇六年秋天澎湖的研習營即是出自他的學畫。我還想感謝縣文化局曾慧香局長和洪玉菇女士安排參觀庫房，並准予拍攝標本。本文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補助〈從亞洲區域的角度看台灣出土貿易陶瓷〉專題研究計畫（NSC-95-2411-H-002-091-MY3）之部分研究成果，在此一併向資助單位致謝。

註釋：

1. 類似標本的定年有：大橋康二（一九九五，頁五一六圖C-1）之1655-1680年；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二〇〇〇，頁一三二圖二八八）之一六六〇—一六九〇年和（頁一一〇圖二二一）之一六七〇—一六九〇年等。

引用書目：

1. 三上次男，〈メキシコの中國陶磁〉，原載《出光美術館館報》十八（一九七四），收入同氏，《陶磁貿易史研究》中（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八）。
2. 三上次男，〈陶磁貿易史上から見た南、東アジア出土のイスラム陶器〉，《白水》一〇（一九八四）。
3. 三上次男編，《世界陶磁全集》二（東京：小學館，一九八六）。
4. 三杉隆敏，〈メキシコ市の中國磁器片〉，《日本美術工藝》四二六（一九七四）。

5. 上智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等，《バンテン・ティルトヤサ遺跡》（東京：上智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等，二〇〇〇）。
6. 大橋康二，〈海外輸出された肥前磁器の特質について—芙蓉手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大川清博士古稀記念會編，《王朝の考古學》（東京：雄山閣，一九九五）。
7. 大橋康二，〈肥前磁器の變遷—器の種類からみた—〉，收入：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柴田コレクション》VIII—華麗なる古伊萬里の世界—（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二〇〇二）。
8. 方真真，〈明鄭時代臺灣與菲律賓的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臺灣文獻》五四卷三期（二〇〇三）。
9. 王淑津等，〈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十七世紀中國與日本瓷器〉，收入《二〇〇六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論文集》（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二〇〇七）。
10. 米澤容一，〈考古學から見たヤミ族—ヤミ族の物質文化に見られる外來的要素の抽出—〉，收入：坂詰秀一先生古稀記念會編，《考古學の諸相》II（東京：近出版，二〇〇六）。
11. 坂井隆，《「伊萬里」からアジアが見える》（東京：講談社，一九九八）。
12.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國內出土の肥前陶磁〉（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一九八四）。
13.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古伊萬里の道〉（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二〇〇〇）。
14. 李匡悌，《三舍暨舍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期末報告》（臺南：臺南縣政府，二〇〇四）。
15.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德州等），〈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六四年一期。
16.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委會寫作小組，〈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彩圖可參見《皇帝からの贈り物》（新潟縣立近代美術館等，一九九九）。
17. 徐瀛洲，《蘭嶼之美》（臺北：文建會，一九九九增訂一版）。
18. 張天澤（桃楠等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八）。
19. 野上正紀，〈ガレオン貿易と肥前磁器—マニラ周邊海域に展開した唐船の活動とともに—〉，《上智アジア學》二三（二〇〇五）。
20. 野上正紀等，〈マニラ出土の肥前磁器〉《金大考古》四八（二〇〇五）。
21. 野上正紀等〈臺南出土の肥前磁器—十七世紀における海上交易に關する考察—〉，《金大考古》四八（二〇〇五）。
22. 野上正紀，〈アーヴォンド・ステレ號發見の肥前磁器〉，《水中考古學研究》（二〇〇六）。
23. 能芝勉，〈京都公家屋敷跡出土貿易陶磁にみる傳世—寛文十一年火災資料を中心に—〉，收入《傳世する陶磁器》（日本貿易陶磁研究會第二八回研究集會資料集，二〇〇七）。
24. 能芝勉，〈公家町17世紀の茶の湯と煎茶文化—寛文11年火災一括資料を中心に—〉《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十五（二〇〇七）。
25.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ペルシアやきもの—一八〇〇年の美と傳統—〉（愛知縣：愛知縣陶磁資料館，二〇〇七）。
26. 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四本三分（一九九三）。
27.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陶磁遺物之考證〉，《故宮文物月刊》十九卷五期（二〇〇一）。
28. 謝明良，〈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七）。
29. 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收入《貿易陶磁與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二〇〇五）。
30. 謝明良，〈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收入《貿易陶磁與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二〇〇五）。
31. 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收入《貿易陶磁與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二〇〇五）。
32. 謝明良，〈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從幾張老照片談起〉，《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史研究集刊》二二（二〇〇七）。
33. 關俊彥，〈マニラ、ガレオン貿易と中國陶磁〉，收入《佐久間重男教授退休紀念中國史、陶磁史論集》（燎原出版社，一九八三）；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eon*, New York, 1959。
34. 〈三三七年 風櫃尾紅毛城 遺址確定〉〈一六二三年颱風損堡 荷人強擄漁民修繕 遺址發現大批青花瓷器碎片為修堡人員餐具或清軍留下尚待鑑定〉，《聯合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35. Jan M. Barrt (河島綾乃譯)，〈アムステルダムの日磁器出土遺物〉，收入《古伊萬里の道》（二〇〇〇）。
36. Jean-Paul Desroch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6.
37. Ann C. Gunter and Paul Jett,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92.
38. Sheaf and Ki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Phaidon, Christie's Oxford, 1988.
3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一)〉，載《陶說》三二二三號（一九八〇）。
4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二)〉，載《陶說》三二三四號（一九八〇）。
4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三)〉，載《陶說》三二三五號（一九八〇）。
4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四)〉，載《陶說》三二三六號（一九八〇）。
4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五)〉，載《陶說》三二三七號（一九八〇）。
4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六)〉，載《陶說》三二三八號（一九八〇）。
4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七)〉，載《陶說》三二三九號（一九八〇）。
4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八)〉，載《陶說》三二四〇號（一九八〇）。
4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九)〉，載《陶說》三二四一號（一九八〇）。
4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〇)〉，載《陶說》三二四二號（一九八〇）。
4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一)〉，載《陶說》三二四三號（一九八〇）。
5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二)〉，載《陶說》三二四四號（一九八〇）。
5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三)〉，載《陶說》三二四五號（一九八〇）。
5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四)〉，載《陶說》三二四六號（一九八〇）。
5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五)〉，載《陶說》三二四七號（一九八〇）。
5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六)〉，載《陶說》三二四八號（一九八〇）。
5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七)〉，載《陶說》三二四九號（一九八〇）。
5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八)〉，載《陶說》三二五〇號（一九八〇）。
5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二九)〉，載《陶說》三二五一號（一九八〇）。
5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〇)〉，載《陶說》三二五二號（一九八〇）。
5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一)〉，載《陶說》三二五三號（一九八〇）。
6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二)〉，載《陶說》三二五四號（一九八〇）。
6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三)〉，載《陶說》三二五五號（一九八〇）。
6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四)〉，載《陶說》三二五六號（一九八〇）。
6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五)〉，載《陶說》三二五七號（一九八〇）。
6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六)〉，載《陶說》三二五八號（一九八〇）。
6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七)〉，載《陶說》三二五九號（一九八〇）。
6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八)〉，載《陶說》三二六〇號（一九八〇）。
6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三九)〉，載《陶說》三二六一號（一九八〇）。
6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〇)〉，載《陶說》三二六二號（一九八〇）。
6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一)〉，載《陶說》三二六三號（一九八〇）。
7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二)〉，載《陶說》三二六四號（一九八〇）。
7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三)〉，載《陶說》三二六五號（一九八〇）。
7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四)〉，載《陶說》三二六六號（一九八〇）。
7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五)〉，載《陶說》三二六七號（一九八〇）。
7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六)〉，載《陶說》三二六八號（一九八〇）。
7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七)〉，載《陶說》三二六九號（一九八〇）。
7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八)〉，載《陶說》三二七〇號（一九八〇）。
7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四九)〉，載《陶說》三二七一號（一九八〇）。
7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〇)〉，載《陶說》三二七二號（一九八〇）。
7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一)〉，載《陶說》三二七三號（一九八〇）。
8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二)〉，載《陶說》三二七四號（一九八〇）。
8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三)〉，載《陶說》三二七五號（一九八〇）。
8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四)〉，載《陶說》三二七六號（一九八〇）。
8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五)〉，載《陶說》三二七七號（一九八〇）。
8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六)〉，載《陶說》三二七八號（一九八〇）。
8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七)〉，載《陶說》三二七九號（一九八〇）。
8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八)〉，載《陶說》三二八〇號（一九八〇）。
8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五九)〉，載《陶說》三二八一號（一九八〇）。
8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〇)〉，載《陶說》三二八二號（一九八〇）。
8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一)〉，載《陶說》三二八三號（一九八〇）。
9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二)〉，載《陶說》三二八四號（一九八〇）。
9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三)〉，載《陶說》三二八五號（一九八〇）。
9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四)〉，載《陶說》三二八六號（一九八〇）。
9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五)〉，載《陶說》三二八七號（一九八〇）。
9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六)〉，載《陶說》三二八八號（一九八〇）。
9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七)〉，載《陶說》三二八九號（一九八〇）。
9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八)〉，載《陶說》三二九〇號（一九八〇）。
9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六九)〉，載《陶說》三二九一號（一九八〇）。
9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〇)〉，載《陶說》三二九二號（一九八〇）。
9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一)〉，載《陶說》三二九三號（一九八〇）。
10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二)〉，載《陶說》三二九四號（一九八〇）。
10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三)〉，載《陶說》三二九五號（一九八〇）。
10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四)〉，載《陶說》三二九六號（一九八〇）。
10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五)〉，載《陶說》三二九七號（一九八〇）。
10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六)〉，載《陶說》三二九八號（一九八〇）。
10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七)〉，載《陶說》三二九九號（一九八〇）。
10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八)〉，載《陶說》三三〇〇號（一九八〇）。
10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七九)〉，載《陶說》三三〇一號（一九八〇）。
10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〇)〉，載《陶說》三三〇二號（一九八〇）。
10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一)〉，載《陶說》三三〇三號（一九八〇）。
11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二)〉，載《陶說》三三〇四號（一九八〇）。
11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三)〉，載《陶說》三三〇五號（一九八〇）。
11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四)〉，載《陶說》三三〇六號（一九八〇）。
11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五)〉，載《陶說》三三〇七號（一九八〇）。
11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六)〉，載《陶說》三三〇八號（一九八〇）。
11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七)〉，載《陶說》三三〇九號（一九八〇）。
11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八)〉，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1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八九)〉，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1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〇)〉，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19.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一)〉，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0.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二)〉，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1.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三)〉，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2.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四)〉，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3.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五)〉，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4.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六)〉，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5.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七)〉，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6.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八)〉，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7.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九九)〉，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
128. T. Volker (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一〇〇)〉，載《陶說》三三一〇號（一九八〇）。